

金  
文  
通  
公  
集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蒲菴募建大悲殿疏

徑山地藏殿募疏

臯亭和尚山曉托鉢疏

募完石佛殿工疏

募造二橋疏

慈雲寺募造病堂藥寮疏

圓墓山飯僧募疏

快生菴疏

龍樹菴普同塔募疏

重建四瑞禪堂募疏

楓江王路慈泰寺募建藥師佛堂疏

穹窿拈花菴募建藏經閣疏

興福菴募建藏經閣疏

極樂菴餽衆募疏

募葺比丘尼妙詰淨室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目錄終

文通公外集

卷之三

目錄

十一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蒲菴募建大悲殿疏

繇金閭西行三里爲洞橋。進橋內半里許爲蒲菴。  
以蒲名者何。昔慎獨禪師結茆奉母。效古尊宿陳蒲  
鞋。編蒲養母故事。故以蒲名。其地最幽勝。竹木圍合。  
蒼翠盈眸。中涵一池。池內菡萏花發。香聞數里。眞眼。

前佛國也。慎師高足爲字均禪師閉戶習靜其中。足不履闌。有同高峰之活埋。余一日叩扉訪之。師方書華嚴經。厥工將竣。其點畫端楷。紙墨精良。洵稱法寶。因指余泄後隙地。欲偕其徒明幻。募建大悲殿。以了慎師宿願。屬余一言爲之疏。余不覺合掌歎曰。大悲之建立。所在梵刹有之。良以大士弘誓海深。慈濟無盡。而建于此地。俾觀感像法者能使繁聲治色。蕩人心志。之會。一回頭轉腦。盡攝入大士悲觀中。了知千秋歌舞之樂。地不過一朝露電之浮光。予以喚醒酣。

迷拯援沉溺。其功德尚可思議哉。請質之遠近善信。  
當于華嚴十施中必有能居其一者矣。字公師弟。然  
我言否。

徑山地藏殿募疏

今天下叢林之盛莫過江南而徑山爲最歷代祖師  
瓶鉢相繼幾于肩摩踵接說者曰峰巒環秀形勢奇  
勝宜乎賢聖輩出而不知真心辨道志續祖燈者往  
往結茆茲山營之以金銀則無鉛以玉礪則鮮石非  
關乎形勢也有克明上人者亦結茆其上欲于山之  
前區建地藏殿夫以選佛之場忽作幽冥之觀得  
無梯天而睇井焉是不然克明殆有深意焉恐蔭身  
歷祖脚下者猶之紈袴子弟生長富貴之門不知稼

稽艱難流浪可慮倘不以地藏菩薩悲憫地獄之心  
度盡衆生則雖衲老苦鱗功深而壁終未可以言辦  
道而續祖燈也噫此克明所以建地藏之因也

臯亭和尚山曉托鉢疏

先皇帝乘金輪以御世。欲與海內蒼生共臻覺路。因探及內典。深契真乘。與弘覺和尚水乳相合。復

敕弘公高足山曉禪師駐錫隆安。聿振宗風。詎意

龍馭升遐。勝緣不繼。海衆興嗟。今弘公歸老天童山。師退居佛日山。川相望。爰念法乳深恩。瞻雲惻惻。于是迎養弘公于佛日之東方丈。一時東西法幢交光。互暎。大闡楞嚴密諦。學徒齋至。祖道重暉。而無奈歲丁歎。薄香積。時空山。師恐老人以瓶鉢繁懷也。携杖出

山謀所以安隱大衆慰悅慈心不惜重研百里來告于余余爲之喟然歎曰此隆安所以爲天童嫡嗣也昔雲峰悅禪師在大愚芝座下一日芝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蘿喚作一莖蘿入地獄如箭悅聞之駭然便上方丈請開示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趨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悅不敢違未幾芝遷翠巖悅納疏罷復過翠巖求開示芝曰佛法不怕爛脚今正雪寒可爲衆乞炭悅又奉命化炭後福源石屋珙勘曰這個便是爲衆

竭力不廢寸陰。參禪學道第七個樣子。今日山師爲弘公住山計。特拈起第七個樣子爲衆托鉢。我知弘公必如芝公見悅而笑曰。且喜大事了畢。我又知山師亦如悅公。必且不措一詞禮拜而退也。余故曰。隆安之所以爲天童嫡嗣也。十方善信其以余言爲然否。

募完石佛殿工疏

順治辛丑冬余徵

恩歸里。攜筇遊覽之餘。見武林之上竺名刹。一燼成墟。  
吾蘇之圓妙古觀。歲久全圯。一則爲觀音大士應現  
普度之香火。一則爲三清大殿。祝釐。

萬壽之勝場。皆當應運鼎新。何可聽其廢壞。余于是特  
發誓願。倡募効綿。幸藉江浙兩省。一時當道大檀護。  
無不受靈山囑付。無一非紫府儒寮。各各捐輸。同時  
落成。真一時盛事。千載美譚也。若單恃本方善信。當

此民窮財盡之日。沿門托鉢。有如聚沙成塔工之竣也。何日之有。余爲感慨久之。自後誓不再作募疏。瞿良因之。莫必善果也。忽一日息緣盛居士爲余說開元寺吳中石像。興復緣起。約費工料二千餘金。願肩四分之一業。獨施五百金矣。適

藩臺詣寺中。目觸機緣。慨施多金。以襄厥成。余聞之不覺喟然曰。

藩臺佟公之蒞我江南也。于民瘼

國計無念不周。于剔蠹釐奸。無弊不革。而清風兩袖功

德頻施諸如葺泮宮以崇學校築山塘以利行旅助建三清殿以壯一郡形勝屢割廉俸不可枚舉茲又于吳中石像矢願重輝豈非尚書所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乎然則石像之來自海上也在晉建興年間今日我吳之微庇德星因緣輻輳于二千年前早已券之矣豈尋常檀施作空門中小小善果已哉余是以破戒復疏其事當必有心我佟公之心俾開元與天竺圓妙三大寺觀蔚然鴻峙吳山越水間此亦海氛肅清太平有象之一徵也凡歡喜布施者應作

如是觀。

募造二橋疏

浮圖之說非儒者所齒也至募緣僧尼沿門托鉢飾苦行以惑衆借佛面以刮金則尤佛法中可鄙者也雖然儒之闡釋不過以其崇尚虛無毫無利于民生物用與儒者之窮約而存心立達榮艱而顯用施濟不啻霄壤爾若夫水鄉之橋梁猶之陸地之車馬實王政中濟民利物一端也自潯水西至茗城係往來通衢運道攸關沿塘七十餘里爲橋不下數十處凡以維斷通閼一處圮壞咫尺關河乃潯西之三里六

里九里三橋一時並圯縛卒累足行人怨嗟甚且霜  
凝雨滑慘墜數命余往來其間未見有存心立達顯  
用施濟者爲之倡議整葺如拯溺救焚然豈以徒杠  
輿梁無關王政之一端乎嗣見向之裹足者信足而  
疾馳向之怨嗟者噴噴讚歎有歡喜色則三橋已煥  
若飛虹坦若康莊矣余異而詢之里人誰其爲此則  
曰有一比丘尼募造而成噫此固崇尚虛無之流也  
而反肯爲此濟民利物之事乎且聞其募不強施貲  
不沾手經費有節程材估料井井有畫旬月之間三

橋並成若役鬼驅神余不覺感歎久之一日比丘尼持一緣冊來索余言應門拒之尼曰我非假名慕緣惑衆刮金者比潯西三橋成之者卽我也比入見則強然一老婆羅而胸中頗明了矢願更廣將復舉潯北之北迴橋太平橋一時並葺之此二橋爲居民作息必經之要路求濟者殆有甚焉擬卽日鳩工誓猶三橋之成余固目擊其有成效而許之一言以贊助之嗟乎彼服儒服冠儒冠而不以濟人利物存諸其心顯諸其用孜孜焉惟日不足者其視此尼爲何如

哉。然余終不敢謂濟人利物者不出于公卿士人而反有遜于尼也。則斯二橋之成也。雖爲費不貲亦可以刻日俟矣。

慈雲寺募造病堂藥寮疏

歲次辛丑夏日余偶過大善果寺有僧本然具言于余曰城內盛甲厥十方院慈雲寺常住心如發弘誓願安養老病比丘又有醫士方冲甫素敬三寶施藥濟僧亦同發是願今養老堂已成而病堂藥寮尚未建立敢丐一言疏其緣起告之布金長者成就此利益良因余曰善哉心如本然暨方醫之同發是願也其猶文殊與維摩相見說法之一大因緣乎一切衆生具有生老病死四相苦惱然方其生也渾兮范兮

不知有生之苦及其歿也杳兮冥兮不能言歿之苦惟是少壯者漸老輕安者忽病則有求生不得求歿不得之苦皆自知之皆自能言之而自不能爲之救療也此苦縉素維均而在縉尤甚旣已割愛辭親皈依大覺須賴色力精健捍勞忍苦究明己躬大事若一旦老病交煎安養無依醫藥罔助大事未明無常卒到枉了圓顱方服作沙門一番諸佛慈悲所爲深可憐憫者此也故維摩經云衆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又云以己之疾愍于彼疾當識夙世

無數刼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忽生憂惱。常起精進。  
當作醫王。療治衆病。余故曰。心如本然。與方醫十三人。  
同發之願。猶問疾之文。殊與示疾之維摩。相對說。  
法一段大因緣也。其利益之成就也必矣。余故歡喜。  
讚歎而爲之疏。

圓墓山飯僧募疏

經云菩薩不受福德以世間人造一切罪固墮業報。卽造一切福亦種業因必也罪福雙消方離苦海雖然不受福德者未有不自廣植福德始也福則莫如飯僧爲大飯窮參力究枯坐蒲團之僧爲尤大昔漂母飯一韓王而獲報千金聲施後世假使飯及淮陰市上無名惡少則漂母亦湮滅而不傳矣嗟嗟飯一世間男子猶且食報不小况飯出世間豪傑于以弘暢宗風而紹續祖燈其福德寧可思議哉圓墓山聖

恩寺爲三峰上人卓錫揚宗之地學人雲集皆窮參  
力究務明祖意者也去歲苦遭旱蝗香積蕭瑟不得  
不一拈托鉢公案爲嗣法大衆安穩住山計倘世之  
布金長者肯效漂母之飯王孫而以廣植福德者證  
不受福德之聖果則請自圓墓飯衆始

快生菴疏

快生菴者陽山松際師津梁學人之下院也大周稽首而啓請曰以人道言之有生則有老有病有死無限憂悲苦惱之畢集皆從生趣中來以物類言之飛者走者則有投矰履阱之苦游者沫者則有觸網嬰罟之苦種種碎骨糜腸之楚痛亦皆從受生中來一切衆生有生之爲苦未見生之爲快也菴以快生名者何哉師曰一切衆生但以五蘊熾然者爲生而不以萬緣俱斷者爲生以四相燦如者爲生而不以萬

類同情者爲生。故生卽苦。因苦是生果。若萬緣俱斷。則無生之生也。萬類同情。則度盡衆生之生也。快莫大焉。菴之以快生名也。固宜。因疏之以告。是衆生卽非衆生者。

龍樹菴普同塔募疏

閩關外龍樹菴普同塔。自宋迄明。其來已久。萬曆年間。有雲棲弟子西崖傳禪師。願力弘深。爲之啓新古刹。經理普同。緇素燦列。男女區分。一時規制。可稱盡善盡美。此亦我吳仁及枯骨。一大殊勝因緣也。閱今又五十餘年。塔院荒頽。白骨委積。菴主月巢偕募僧法潤矢願建脩。而丐余一言勸施。余不禁喟然歎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舍身受身。飲乳如大海水。積骨等須彌山。則凡茲荒郊墟莽。熒熒白骨。

爲烈日淒風之所曬颺。嚴霜苦霧之所淋浥。令人不堪回首斜睨者焉。知非我往昔因中經幾委蛇于其間所嘗之憂患所茹之悲酸無央無數而能漠然不關痛癢乎。于是揮汗援筆爲之書其緣起。東坡所云。暴骨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也。吾郡豈乏仁人君子。則爲茲塔之主者比比皆是。而月巢等之圓成誓願也可計日俟已。

重建四瑞禪堂募疏

蘇郡瑞光寺建自吳赤烏年間。有開山神僧性康復建浮屠。宋禪師圓照本公說法開堂。現種種瑞並浮屠放光而四。此四瑞禪堂所由建也。年久廢墜。遺址已淪于荒墟。而瑞光時現。未嘗與淨宇僧寮並其滅沒。然則相傳本公說法時。法鼓自鳴。白龜聽法。庭竹合歡。與夫浮屠放光。凡此四瑞者。皆本公之性光所現也。此光人人具足。個個不無。特今世禪人自障之耳。或以禮誦爲下劣。或以行門爲賤役。或以我慢爲

孤高或以套語爲已見或以鼓唇舌爲機鋒或以特  
黠慧爲妙悟若是則性光障盡縱有禪堂至今存亦  
猶之乎廢已今幸主瑞光者爲三峰嫡孫項目血嗣  
之尉堂和尚不昧性光傑出叢林特發遠紹本公之  
誓願毅然以興復禪堂爲己任適逢我光明遍照之  
藩臺佟公慨賜多金助之營構余不覺聞而合掌歎  
曰禪堂久廢瑞光時現者端以是故也堂之成也可  
拭目俟已但願異日之習禪于斯堂者能勿自障其  
光而法侶雲集交光互映則三千大千世界皆將湧

現瑞相而。又。奚。有。于。四。瑞。已。也。夫。然。後。不。負。我。  
佟。公。一。片。慈。光。處。處。莊。嚴。之。廣。大。福。德。矣。余。是。以。樂。  
觀。經。始。而。併。預。爲。勸。勉。之。以。要。其。終。焉。

楓江王路慈泰寺募建西方殿疏

西洞庭羅漢塢雪山禪師遠紹雲門湛和尚之淵源  
近振曹溪休和尚之法緒隱山一十八年一旦心空  
及第今飛錫楓涇之慈泰寺卽舊名王路菴也師發  
大誓願欲以淨土蓮宗接引緇白擬于寺西南隅建  
一西方殿中供接引彌陀旁繪西方勝境令見者聞  
者歡喜感歎爭以念佛了生歟往生極樂于是庇物  
程材將卽日鳩工而屬余一言爲之疏其緣起廣其  
勝因余不禁合掌讚曰善哉雪師之所謂禪真淨土

之禪也。雪師之所謂淨土真禪之淨土也。方今法檀  
林立。祖印高提。無不以擎拳。豎拂。努目揚眉爲單傳。  
直指之最上乘。鮮有繼雲棲之響。導西方之幢。而雙  
融事理於無礙。兼攝智愚於同歸者。是不知離禪之  
淨。固非真淨。而離淨之禪。亦非真禪也。上而文殊普  
賢。馬鳴龍樹。四大菩薩。下而廬山天台。百丈清涼。永  
明死心。真歇慈受。圓照中峰。諸大祖師脩淨土者。指  
不勝屈。然則所謂西方者。原未嘗遠在十萬億刹。卽  
近在自心也。識惟心之淨土。乃謂之明心見自性之。

彌陀乃謂之見性而雪師之莊嚴西方以殷勤倡化也總歸于使人明心見性大鬯我宗風而已豈真有西方定向可以誘人登涉哉一切善信但發一願助建西方殿之心則寶樹華池暫爾現前觀音勢至彷彿接引卽曰真有西方可也此雪師之善巧方便也余是以奮筆而爲之疏

穹窿拈花菴募建藥師佛堂疏

余家有梅莊小構在穹窿山之下。相去數武。有拈花菴。卽福臻禪院之故址也。建自梁天監二年。在宋爲韶國師道場。明永樂年間。勅賜顯忠禪寺。後盡廢爲民居。名藍淨宇。杳不可問矣。明季項目徹師。以斯地山廻水遠。聳翠戛雲。儼然有雲棲之勝槩焉。乃芟荒剪穢。爰構佛殿僧寮。規模雖小。往曠依稀。日與學徒拈提向上一機。因額其菴曰拈花。今項目嫡嗣中興範師卓錫茲地。誓輝祖席。力振宗風。真今日之破顏。

頭陀也。罄展鉢資，式廊前後殿堂。工已八九，尚艱一簣。每歲玉蔬含春，桂花浥露。余杖策梅莊，與中公徙倚竹徑溪橋邊，惟相對微笑。一日忽謂余曰：居士亦知藥師如來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爲欲利樂一切有情，除衆生人我之大病，施畢竟安樂之妙藥。故號藥師如來本願功德乎？今居士之孫已塑一藥師像，莊嚴相好，將謀後楹供奉焉。而合尖猶難之，居士可無一言以藥師之願爲願也？且令遠近善信，亦皆以藥師之願爲願，其爲功德何可思議也？余曰然，因

信筆爲之疏。

興福菴募建藏經閣疏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可見單傳直指之宗。不待達磨西來。而世尊早已和盤托出。付之摩訶迦葉矣。四十九年中三百餘會。權說實說。橫說豎說。熾然廣說。一字不說。皆不立文字也。皆不離文字也。皆教外別傳也。皆教卽別傳也。後世岐宗與教而二之者。非惟不識教。併不識宗。所以欲呵教耳。憇大師示學徒有云。佛憂滅度之後。求持

經者爲難。蓋以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然則三藏十二部。一句一字。盡是諸佛法身。充滿于六書。諸佛慧命。昭垂于點墨。當何如。莊嚴供奉哉。吾郡證研禪師。住淨興福菴。閉關三年。深明宗敎。一貫之旨。募請方冊。一藏自度。度人余不禁。合掌讚歎。而欲爲莊嚴供奉。非建閣不可。是不得不告之。十方善信。須知世尊微妙法門。具載藏經中。能協力圓成此勝因。則功德不可思議。有如此經矣。

極樂菴飯衆募疏

余里居曹溪之西。越數武卽潯水極樂菴。蓋浙直之孔道也。其間雲水縑流。凡自平川西至。自茗雪東來者。瓶鉢絡繹必跋涉六七十里方獲至止焉。至此遇午一餐。遇晚一宿。菴之接衆飯僧歷有年所矣。向雖經各檀那捨置飯僧田若干畝。而輸稅孔亟。歲豐僅足完課。歲歉則那貸賠償。田無稍濟。實有大累也。邇者雲侶往來。不減于昔。而齋厨索然。甚至罄囊弗繼。半菽不供。或遇大暑大寒。烈日灼膚。寒冰墮指。求一

餐一宿焉不可得。無論金湯佛法者。不忍膜視。亦仁人君子所顧而惻焉嗟歎者也。茲幸溥上董氏諸昆季及遠近善信等。誓爲擔瓢荷笠之徒。整頓津梁。延請雲棲的裔。行解相應之聖先法師。駐錫茲菴。以先轉食輪者。大轉法輪謀久遠爲衆之計。勢必寮房之狹者廣之。禪堂之蕪者葺之。以及庖厨園圃。澡浴澣濯之所。併夏日之趙州喫茶去。冬日之大愚爲衆乞炭。所需必備缺一不可。至于一應執事僧人。皆資單錢。約畧計之。爲費不貲。非廣募善緣。曷克有濟。余嘉

其竭力爲衆一片婆心卽石屋珙禪師所云參禪學道第七個樣子也不覺合掌讚歎而奮筆爲之疏翼外護金湯與夫仁人君子必有同心爾

募葺比丘尼妙詰淨室疏

比丘尼妙詰字藻源者故錢塘令漢石顧公之女而  
松陵虞部仲韶葉公之次媳也年甫笄虞部次君未  
婚而卒一聞訃毅然之夫家親視含殮父母公姑俱  
強制之不可奪居喪盡禮誓以死守後顧葉兩公相  
繼歿遂薙髮出家精探內典求了生死或曰曾爲名  
師許可比之靈照大周聞而歎曰此誰堪爲妙詰師  
也一切衆生不過于情愛種子瞥生一念萬劫沉淪  
妙詰並未爲情牽愛繫直從威音那畔以前斬斷情

愛之根拔出死生之楔故能不識其夫半面而爲夫  
守節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以此心念佛自然卽心卽  
佛以此心參禪自然心外無禪嗚呼當知識遍地之  
時又誰堪爲妙詰師也大周不禁胡跪合掌而爲之  
讚歎如此今妙詰年垂五十擬結廬于桐涇之南息  
影焚修以其地僻絕囂更攜姊姒三人皆以貞婺剃  
度者共結淨因協修梵行誰謂五漏之身不頓圓無  
漏之果哉其三人中長姊卽余伯氏念菴女也苦節  
勵志克步妙詰後塵余尤喜而樂道其事以見成佛

作祖。參禪學道之高流。斷未有外三綱五常而別開一爐冶另具一胚胎也。因于燈下信筆書其緣起爲同志勸。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募修奉先寺引

募修五方賢聖殿引

建大士閣引

無住庵引

淨土慈津引

放生池修淨業引

重興崇恩禪寺小引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募修奉先寺引

震澤之東不數武。有刹巍然。名奉先寺。建自唐咸亨年間。雖代有興廢。祖燈不絕。自萬曆三十二年住僧道問。力行興復。以來日就傾圯。其孫行芬克紹先志。一日持募冊來索余言。謀更新之時。有客在旁。正色。

而止。余曰。方今公私殫匱。民窮盜起。有心世道者。將黜奢汰靡。導民節嗇。之不暇。若夫崇飾寺觀。勸施無益。非我儕事也。余曰。然。子亦知民窮盜起之繇乎。惟正是供民焉。得窮卽軍興加賦。民亦焉得窮。且窮蹙而盜。此其故有難言者矣。良以賄賂公行。上下之間。取非其有。皆以小民膏血供之。于是赤子爭化爲緣。林木耜半銷而劒戟。捨攘世界者。總貪之一字。階之厲也。設當斯世。而有能互相砥礪。不取非有。窮民其庶有瘳乎。民窮得療。而盜亦遄沮乎。今懲貪之令。非

不嚴且峻而貪卒莫止卽費盡天下寺觀以示節嗇于弭盜裕民蔑有濟也客曰然則僕佛可止貪乎余曰佛法中六波羅密以檀施爲先施者舍已所有也已有可舍况攫人有也有能通此意者未必非止貪之一法也昔李節有言排釋氏者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此言良可思哉客唯唯而退余因書之冊以授行芳蓋重有期焉而非獨爲斯寺之興復計也

募修五方賢聖殿引

人稟五行之氣以生順之則爲善乖之則爲淫此福善禍淫之說所繇起也。五方賢聖乘五方之精氣以司五行之權其在人也分之爲五事配之爲五倫感之爲五情散之爲五色宣之爲五聲其理昭昭非荒唐謬悠與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之可比蓋自善惡处分而報應之理有大可怖畏者矣善之集福惡之媒禍如影隨形如響附聲曾無幾微毫髮之或爽愚夫愚婦所以共知五方賢聖之威靈也夫五方之民嗜

欲不同。習尚互異。執途之人。而叩以五行之理。使其必順五常之行。必且愕然不解。而燥濕寒煖之性。一日稍失其序。未有不自知悖戾。况復乖違厥性。以至于叛父母。忤神明。干名犯義。顯與五行皆謬者乎。是善惡之起于人心。初不待賢聖之靈爽。福之禍之。而始彰也。然人鮮自旌其善。而神以福勸之。鮮自懲其惡。而神以禍惕之。五方賢聖之于人民。其呵護誠大矣哉。茗鎮有賢聖殿。庇佑一方者。不知幾閱歲矣。風凌雨撼。日就傾圯。有僧智遠。謀更新之。而乞言于余。余

何能言神之福人禍人以起人徼福免禍不可對賢聖之心亦直言人之能自爲福能自爲禍勸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無乖五行之常以永荷五方賢聖之呵護而已矣有是余言者其必歡喜讚歎樂助斯舉無負智遠之婆心也夫

建大士閣引

洪都兵署之東。不數武。有一關聖殿。廟貌巍然。訪之爲前臬長江公。感異夢而鼎新焉者也。旁有隙地。欲建大士閣。以永翼香火。而未竟厥志。值余來承乏。僧請成是願。余曰。當此歲歉民貧。官茲土者。方攢睂于救荒無術。而崇尚浮屠。詎我曹事耶。僧跽而請曰。不然。五濁劫中。生老病死。如火傳薪。而又有刀兵疾疫。水旱盜賊。無量諸苦惱。惟我觀音大士。尋聲救苦。出百千手眼。垂慈拔濟。如普門品所稱。種種不可思。

議。蓋。因。衆。生。之。苦。而。益。顯。大。士。之。靈。焉。今。大。江。以。西。  
雖。無。鋒。鏑。之。慘。而。水。旱。頻。仍。饑。饉。淳。至。又。盜。賊。充。斥。  
疾。疫。交。作。衆。生。之。苦。莫。甚。于。今。日。則。大。士。之。靈。亦。莫。  
顯。于。今。日。僧。之。以。莊。嚴。大。士。請。正。仰。承。諸。官。長。多。方。  
救。民。意。也。余。赧。然。起。而。謝。曰。嗟。此。江。民。苦。饑。不。得。食。  
苦。病。不。得。療。苦。盜。賊。縱。橫。無。所。控。告。而。乞。靈。於。救。苦。  
之。大。士。官。吏。之。失。職。可。知。已。因。書。此。以。當。發。露。懺。悔。  
非。敢。重。拈。夢。語。爲。廣。種。福。田。之。領。袖。也。

無住菴引

三界露電。無一住相也。萬法筏喻。無一住法也。億劫同此根塵住。則爲生滅窠窟。無住則爲一真法界。千聖同此源流住。則皆旁蹊外道。無住則皆向上一機。余三達無住禪師塔前而彷彿此義。然恐拈却又住也。塔旁隙地半畝許。老樹障天。亂雲衝袂。有僧法壽請誅茅以護塔。余曰可。因顏之曰無住菴。雖然不認作無住錯認作無住亦錯。

淨土慈津引

蓮池大師曰生死海中念佛第一若欲高出人天速超生死直登不退獨念佛往生一門最尊最勝奉勸世人何不趁此四大未作枯體時早早念佛直待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懊悔何及痛哉斯言所以警策世人者至矣自大師圓寂以後迄今四十餘年古德之軌則雖存淨土之津梁莫問舉天台永明清涼圭峰圓照真歇黃龍慈壽中峰等諸祖遙傳雲棲之鉢亦遂響絕聲消良可嘆也茲有長水徹機上人爲

徑山禪宿。因禮五臺。憇息燕都。延慶寺偶偕緇素。談及雲棲淨業。及放生殊勝。因緣中有居士某。其慨然捨寺南隙地若干畝。其地有窪者。有阜者。窪者可以鑿池放生。阜者可以結茆安衆。儼然一淨土祇林。往生津梁也。一時衆善信咸歡喜讚歎。樂與諸居士共結良因。不斬財施力施。或自施。或勸他施。遂勤請上人。暫遲五臺之游。先植西方之果。行見雲棲勝境。卽在首善近地。已嗚呼。佛以慈爲本。故念佛必以戒殺放生爲本。方有少分相應。此淨土慈津之所以名也。

夫

放生池修淨業引

六祖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蓋言乎此心之至淨也。一切衆生皆因迷本淨之心。被妄想習氣影子。發生種種境界。糾纏顛倒。遂頭出頭沒于生死海中。百千萬劫。靡有了期。有能參禪看話頭。最爲明心切要。但一則苦于障深根鈍。一則難得如古人。眾心下手。一則苦無善知識。決擇開導。多落邪見。惟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號曰淨業。極爲穩當。二六時中。念念追求。審實這一聲佛。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

下落則本來空空洞洞皎皎潔潔一片至淨之心卓爾現前舉從來妄想習氣影子如紅爐點雪消化無踪此之謂專修淨業與參禪看話頭毫無異也邇自雲棲振鐸以後繼響杳然得無從事念佛者不識唯心淨土而遠求之十萬億刹曾不回頭轉腦近取之當體乎我長水徹公有慨于中消今某月日爲始建淨業期集衆安單結制百日儀式悉遵雲棲發心直紹六祖予卧病中不覺聞而贊歎曰真此方空谷之音也凡諸善信有不好淨惡垢與余同志而爲之歡

喜樂助以堅主徹公願力者哉行見百日貲糧彈指具矣。

重興崇恩禪寺小引

余浮沉宦海二十餘年。不求名。不求利。敢云騰騰任運。聊爾泛泛隨緣。不知我者。以我爲宦遊。知我者。直以我爲雲遊也。辛巳夏五。循例過分寧。吏散鳥啼。焚香兀坐。偶簡古尊宿公案。黃龍誨機禪師一則。僧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余不覺拍案起曰。好個消息。只怕有鼻人通不得。恨四顧無人。不獲起黃龍印證。一日有頭陀持一函一冊。隨吏牘而進。係黃龍山崇恩禪寺僧名如慧。閱其緣起。黃龍開

山爲誨機和尚余喜其以通信至也因援筆書此一  
段因緣若夫殿宇之日久飄搖金像之不蔽風雨而  
以余言爲托鉢先資則當此儉歲救荒不暇崇浮屠  
以耗民財非予之所敢出也雖然裙帶一則公案爲  
無量衆生通個的信安在末法中無聞香紹隆而刈  
草祖庭者區區布金長者事又何俟予言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笠峰上人募請方冊藏經說

廣紫柏說

本命放生說

在家出家說

極富極貴極貧極賤說

苦樂得失說

婆婆卽華藏說

士大夫及善知識說

利害衙門說

自救說

路費說

家說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笠峰上人募請方冊藏經說

內典流傳世間。西域用貝葉。此土則以側理疊摺而成。號曰梵冊。尊重莊嚴。宜于焚香唪誦。不便踞案抽翻。且裝印繁費。往往有志衲子。欲潛心縱目于一大藏。敘畢生未能也。明末構李楞嚴寺。始以書本鋟行。

謂之方冊。流通頗廣。惜乎有志耽玩者亦不槩見。正如蘇長公云。昔人得書手自抄寫。今乃有書而不讀。爲可恨也。淮上笠峰上人以跛疾行脚來燕。其求道之志亦綦切矣。今南還誓閉關閱藏。募請方冊而索余一言。余何知。教中大義哉。聞之中峰老人曰。所云教外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形言之秘密三昧也。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于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通而言。

之禪卽離文字之教。教卽有文字之禪覓一毫同相了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笠上人倘會得中峰語意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盡。字字化成光明藏矣。始信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隨機演教皆是別傳之旨矣。然則笠上人閱藏甫畢之日卽參禪了當之日也。余因書此爲券云。

廣紫柏說

紫柏大師曰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蓋謂女人障礙無量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一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訪道名山亦由我參禪佛海亦由我遊行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橫自在去來隨意故曰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也大周曰此柏師爲度女身說法也世間儘有極富貴男子反不如女人者矣何也富則爲利縛貴則

爲名縛。或縛之不出鄉里。不離朝寧。而目不窺宇。宿之大或縛之遍赤。四方遍歷要津。而神不浹山水之趣。無論訪道參禪。靜坐念佛者。什不得一。甚而溺志熏心。喪身殞命。黃金不救。白骨簪履難逃。枷鎖求如女子之優游閨闥。終老天年而不可得。至于名媛擅絕代之風華。烈女光千秋之形範。又非所敢望矣。余故曰。儘有極富貴男子。反不如女人者。此也。然則爲度富貴男子說法者。當若之何。

本命放生說

蓮大師曰生日不宜殺生余亦有懺生願文廣  
大師戒殺放生之旨梓行勸世有年矣今思人壽幾  
何必逢生日而後修齋放生則放生功德亦有限矣  
從今爲始凡我合家眷屬不論長幼男女一值本命  
之日俱要修齋放生卽有親朋偶住我家者值本命  
亦同之其買生錢不拘多寡悉聽輪值本命者爲政  
餘人隨意協助自一分以至一錢止遵而行之則我  
之本命卽人之本命亦卽普世界含靈抱識一切衆

生之本命矣。是無我無人無衆生無一非本命也。豈不快哉。

在家出家說

世之所謂出家者。徒以離而眷屬棄而田園。削除鬚髮圓頂方袍便是出家矣。何視出家之太易也。然必離既合之眷屬棄現在之田園。改鬚眉之本相。易袍頂爲殊觀。然後名出家。又何出家之太難也。太周曰。若認得何者是家。何者爲出。則出家非易亦非難矣。人生五濁惡世中。一旦閻浮世界是我家也。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一切受纏受縛。卒難解脫之緣。總之爲家所累也。無論仕宦婚嫁兒女田園。左牽右扯。

者不能出卽枯坐蒲團歷盡雲水者十人而九未易  
出也故曰出家非易也倘了知古今來三界升沈不  
遇一家之成壞於其中種種可欣可厭分別人相我  
相之事足以沉淪豪傑困塞聰明者僅等之蠅逐蠅  
爭耳豈能固我包含虛空之性量哉則慾海卽蓮池  
迷城卽慧山無煩惱非菩提無三毒非四智矣是之  
謂在家出家也故曰出家亦非難也

極富極貴極貧極賤說

天地間極富極貴者人也何言其極貴仰觀天地日月俯視萬類羣生何其貴也何言其極富目飽山川雲樹耳聞鳥語溪聲何其富也迺極富貴之人不自珍重尚思貪名圖利以堆金積玉者爲富以衣紫腰金者爲貴造孽無邊是極富貴之人最可憐憫者也天地間極貧極賤者人也何言其極貧一副爛臭的皮囊不值半文何其貧也何言其極賤一堆雪白的枯骸穢於瓦礫何其賤也迺極貧賤之人不自哀憐

尚思凌人傲物以半菽不充者爲貧以一命未膺者爲賤積過彌深是極貧賤人之最可憐憫者也惟諸佛菩薩以慈眼視之代之珍重代之哀憐故曰人身難得而易失知其難得而勤加守護則長保富貴矣知其易失而誓求無上則永不貧賤矣

苦樂得失說

五濁世中。樂盡是苦。得還是失。若知苦從樂生。失因  
得。伏火速掉轉頭來。猛力提撕。直向無苦。無樂。無得。  
無失。空浩浩孤迥迥地討個安身立命所在。庶不辜  
負此生出娘胎一番也。休教紅日高千丈。猶自黑甜  
枕一枕。

娑婆卽華藏說

世界本無不足。自人心起。一貪想。則世界遂多不足。  
之形。世界本無不平。自人心動。一瞋想。則世界遂現  
不平之象。世界本無不淨。自人心作一癡想。則世界  
遂成不淨之區。此娑婆之所以名五濁者。皆貪瞋癡  
三毒所構而成也。三毒一除。則娑婆卽華藏。竟一毫  
同別之相。了不可得。東土西方。總是假名。卽求佛求  
仙。亦盡屬妄念矣。

士大夫及善知識說

士大夫看不破富貴功名四字。憑你說性說理。說根  
聖人復起。只成箇假道學。善知識脫不得名聞利譽。  
四字任他談教。談宗。談得天花亂墜。未夢見真佛祖。

利害衙門說

今天人涉訟見官。無論衙門大小。官府寬嚴。必多方打點。竭力彌縫。務脫罪名。求免刑責。大約一經見官。未有全無怕心者也。乃有一極利害衙門。事發要見。行賄不得。央情不得。要和息不得。要寬限不得。一提就要去。一去就要審。某年月日時做某事。害某人。一椿也賴不得。某年月日時起何念。犯何律。一些也瞞不得。並不用三推六問。皆自己滿口招承。干証也挿嘴不得。保人也領保不得。堂上執筆者。無分毫情面。

堂下用刑者無半點慈心。若大若小罪名一槩不肯饒。或隱或顯過失盡數都要算。慈親孝子救不得。至戚好友救不得。極厚的家貲救不得。儘大的權勢救不得。如此利害衙門可怕乎。不可怕乎。而何世人之到者甚多。怕者絕少也。息齋甚有疑焉。故特爲拈出。以冀世人之萬有一怕云爾。然則如此利害。畢竟是何衙門。嗟乎。臘月三十到來可不問而知也。

自救說

余作利害衙門說有云慈親孝子救不得至戚好友  
救不得客曰何言之甚也余曰不寧惟是卽閻羅老  
子亦欲救不得也客曰然則諸佛菩薩發大誓願救  
度衆生豈遂無可救之人歟余曰併諸佛菩薩亦欲  
救不得也惟有自救一着于未到衙門之先早爲之  
地庶乎其可救耳嗚呼今之人非但不肯自救而且  
欲自下石焉豈不深可悲痛也已

路費說

今夫人出門行路無論程途遠近時日久暫未  
先期措辦携貲糧爲路費者乃人生百十有一品  
要行之路爲程不可以道里計爲時不可以歲  
此其爲費甚是不貴宜如何上緊措辦而平日生糴  
料理臨行亟難等待旣苦於借貸無門又苦於又  
無術窘迫悽惶之狀莫可名言且不惟路費無分文  
而反有盈千累百之贓罪負之而趨吾竟不知此爲  
何以結局也嗚呼行路難行路難到此方知而何等

人之冥行而罔顧者。比比是也。故爲之著路費。誠使  
見路費不厭有餘。惟贖罪切莫帶一點耳。

家說

家之爲言。吾人安身立命之地也。然則五欲塵勞中。豈有家哉。世人但知所居者爲家。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急急波波。營名營利。無非爲家計也。因而積孽如山。蓄冤似海。自作自受。茹苦吞悲。亦無非爲家累也。不知此皆郵亭傳舍逆旅客房也。卽長子孫累世疊家私鉅萬。不過暫則一瞬。久則一宿。非我家也。我所謂安身立命之家者。暨第三界。橫徧十方。千生萬刼。不變不遷。屹然于露電泡影之中。煥然于成住壞空。

之表者也。乃世人非家認家而反至亡家。是真深可嘆息也已。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終